



通俗文藝叢書

朱富勝翻身

王希堅著

鼓詞

東北書店印行

通俗文藝叢書

朱富勝翻身

王希堅著

鼓詞

東北書店印行

朱富勝翻身

著作者

王希

堅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哈爾濱 佳木斯 東安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

每冊定價 二八〇元

民國卅六年十月號 15000 佳。

目錄

第一回

施鬼計李壽春專權
算負担朱富勝當選

二

第二回

組抗協地主逞陰謀
鬧中秋民兵反破壞

一六

第三回

大掃蕩惡霸現原形
平薛莊英雄重聚會

三三

第四回

堅持鬥爭隔河對峙
貫澈查減年節翻身

四六

第五回

粉碎蠶食沂河全解放
開展生產交良大團結

六〇

說唱

朱富勝翻身

引子

1

不敢向列位誇口，在下說這本書，處處都是真名真姓，真事實情，一言一語都是根據調查來的。雖然在下拙口笨腮，不能像別人說的那樣天花亂墜，無事生風；但是單就實事求是這一點說來，敢說古往今來的裨官野史，沒有一本能比得上的。且慢！常言道：『無巧不成書』，你既然說的真名真姓，真事實情，天地間那裏有這樣巧的事，恰恰能叫你說成一個書呢？列位有所不知，世界是人民所創，歷史是羣衆所成，請看抗戰以來多少悲壯絕倫的情節，那一件不是羣衆幹的？那一村不出過一些驚天動地的大變化？正是『平地起高山，英雄出民間。』說到這裏，列位可以回想一下：如果自己村裏，有比在下所說更好的故事，在下本着爲人民服務的精神，願意和大家研究，把他編

寫成書，流傳到五湖四海，如果列位想到自己村裏還有翻身不徹底的，羣衆沒發動的，幹部不稱職的，英雄被埋沒的，也不妨拿在下說的比較一番，回去好好開展開展，那末在下說唱一回，也就不算是枉費唇舌了。

第一回 施鬼計李壽春專權

算負担朱富勝當選

說英雄，道英雄，勞動的雙手是萬能，哪粒糧食不經人的手？哪件衣服不靠手縫？

（誰說生活不靠勞動，除非他光喝西北風。）

說英雄，道英雄，勞動的腦筋最聰明，

不管文化深與淺，想個『點子』牢靠辦的通，

（不像那些尖嘴巴子，能說能道不能行。）

說英雄，道英雄，從前的世道太不平，

勞動的窮人光受氣，大肚子越大越充熊。

說英雄，道英雄，現在的世道大不同，

咱這裏開言不表別一個，單說說魯中交良朱富勝，

勞動英雄頭一位，傳遍山東久聞名，

他發家不靠祖先不靠命，他生來也是窮上加窮。

話說在那有名的老沂河岸上，有一個小小的村莊，名叫交良，這村正在沂河與汶河會合的地方的三角尖上，莊西緊靠汶河，莊東離沂河也不過一里之遙，這個小莊，是一個佃戶莊子，本是百餘年前，黃家莊大地主經常上臨沂打司官辦事，來往經過此地，想找個歇足之地，說了一句話，就買了十二頃良田，置下這個莊子，後來黃家分過來一支，住在此莊，此人因性喜遊山玩水，逛了一趟西湖，把田地賣去一半，剩下六頃地，下輩分了三支，以後又分成九家地主，這些小地主因為越分越零碎，架子大，身分小，剝削窮人，更是不留情面，真是『閻王不嫌小鬼瘦，抽筋剝皮啃骨頭。』逼得那佃戶們手够不着腳，上氣不接下氣，說起來一言難盡。

言的是，黃家地主到交良，逼的那，家家佃戶苦難當。

要吃飯，撥着佃戶去辦飯，要喝湯，撥着佃戶去燒湯。

今天是，擦屎抹屎看孩子，明天是，打水掃地洗衣裳。

春天是，扶犁下種白帶地，秋天是，收割搬裝帶打場。冬閒時，剝麻熟欄替他幹，夏忙時，每天喂牛草一筐。每年要，紡花搓繩釘蓋頂，還要那，掃帚一捆鞋一雙。不怕你，不會紡花納鞋底，也得要，拿錢僱人替他忙。蓋房子，單檢忙時開工做。他說是，不這樣您不急的慌。乾搬工，不給錢來不管飯，一年間，三百多工算平常。逼的人，孩子綁在床腿上，眼看着，麥子掉穗不歸倉。佃戶家，出差幹活一怠慢，馬上就，揭鍋退地趕出莊。黃家是，老婆起家置的地，到如今，還叫老婆把家當。大小事，老婆回家告一狀，回頭來，至輕不濟罵一場。

話說交良的佃戶，在地主壓迫之下，整日家如牛賽馬，頭不抬，眼不睜，也沒閒心去管國家大事，民國二十五年，鬼子進了中原，二十六年佔了臨沂，二十七年佔了沂水，這莊除了五月掃蕩時來了三四個奸漢，走了一趟，別也沒見過敵人。到了二十八年，剛過舊曆年初二時候，忽然聽說來了八路軍，大家出來看時，只見前村莊長，帶着一個人，軍裝打扮，二十來年紀，此人名叫靳魯義，原是抗大工作隊工作員，來此本爲

發動組織羣衆，但因人地生疏，不了解情況，只好由前莊莊長帶領，一逕到本莊莊長李壽春家裏去了，提起李壽春，此人五十來歲，在舊政府時，當莊長已有十多年，正是本村第一個大壞蛋。

李壽春，本是賭博一流氓，他生的，五短身材不算長。小黑鬍，臉兒方方身兒胖，說起話，嘿聲喝嚨撒洋腔。富莊長，瞞上欺下耍手腕，雙肩膀，一聳一聳有主張。對窮人，軟骨硬詐心眼狠，對財主，專門摸弄光滑牆。舊政府，他當莊長十多年，交良莊，地皮刮的光打光。一聽說，來了八路工作隊，他趕快，找着地主來商量。他說道，八路怕軟不怕硬，對付他，不能看短要看長。咱得要，大家齊心瞞住他，給他個，南北東西八面牆。他這裏，出門迎接新同志，見了面，酒肉款待甚大方。

却說新同志，一見李壽春甚是進步，心中暗想，現在要成立民主區鄉政府，何不選他當個鄉長，但不知他到底怎樣？不免給他幾件工作試驗一下，思想已定，便開言說道：『莊長，我今來此不爲別事，單是爲了動員羣衆參加抗戰，你村要在三天之內，組

織九個游擊小組，壯年男子全部參加自衛團，組織兒童團演習唱歌，你們可能辦到？」

李壽春滿口答應，『保證辦到，不成問題。』

李壽春，口裏答應不發慌，老滑頭，肚子裏面有主張。過幾天，召集百姓來開會，他說道，今天大夥都在場。八路軍，游擊小組要成立，他叫咱，動員九人幹武裝。咱今天，叫誰去來誰不去，咱不如，選出人來背鋼槍。衆狗腿，一聽此言不怠慢，連忙就，舉手發言開了腔。提出來，個個都是窮光蛋，原來他，事先早就有商量。選出來，黃一名是頭一個，只因他，接近窮人性剛強。李壽春，佈置好了圈和套，他想把，佃戶窮人圈裏裝。黃一名，九人一聽害了怕，齊聲說，游擊小組俺不當。李壽春，一看不行又改口，連忙說，掛個名兒也不妨。咱本是，應付八路斬同志，您還是，出伏幹活像平常。他這裏，敷衍了草開完了會，總算是，辦完了工作事一樁。第二天，他又成立自衛隊，講好了，站崗放哨運公糧。

他說道，上級命令就得辦，這叫作，到那廟裏燒那香。

大夥想，八路原來這個樣，反正是，除了綿羊是山羊。

話說李壽春，佈置地主流氓，包辦了一套幹部，他叫黃君明當了主任，黃正熙當了副村長，又指派窮人，組織了游擊小組，成立了自衛隊，每天在鄉公所裏燎茶燒水，集合窮人佃戶，排隊出操，佃戶聽說八路軍興這個樣，也就不敢說話，到月底各莊比賽，交良得了兩桿大旗，創了個模範村的稱號。靳同志來到一看，果然隊伍整齊，青年們唱歌也特別活躍，不免誇獎一番，回去就保舉了李壽春個鄉長，李壽春又保舉了他兒李金生頂他當起莊長，從此父子二人獨攬大權，又成了八路手下的紅人。

不幾月，靳同志離開此處，區裏又來了個老馬同志，來到又說要辦合理負擔，減租減息，李壽春一聽此話，可就犯起難來了。

聽說要，減租減息辦負擔，李壽春，肚子裏頭作了難。

他想到，出伏站崗不費事，可就是，減租減息不一般。

那些事，還能往窮人身上架，這些事，只有地主頭上安。

他心裏，左思右想沒法辦，趕快叫，我兒金生來談談。

話說李金生，身材矮小，裂着個大嘴，一口牙吡吡着，肚子裏鬼心眼比他爹還多，

自當莊長以來，整天肥吃肥喝，和地主流氓一鼻子出氣，今天聽他爹一說，他不愧不忙說道：『爹爹，咱們一不作二不休，要幹就幹到底吧！』

李金生，大牙一呲嘴一翻，他說道，幹上一天是一天。要減租，咱就明減暗不減，要負擔，咱就來把黑地瞞。只要是，上邊來查遮遮眼，這叫作，納上錢糧不怕官。咱還從，另外地方想辦法，村裏面，雜費都叫窮人攤。算起來，雜支不比正頂少，這樣算，半斤八兩是一般。父子倆，找着地主商量好，不能叫，大戶人家多花了錢。他宣佈，每畝收糧四斤正，他對那，財主寬來佃戶嚴。這一來，財主之家不折本，逼的那，佃戶窮人苦連天。不單是，納糧納草納公項，還加上，整天出伏不得閒。大夥說，八路原來這個樣，光說是，幫助窮人是空談。這個說，光說減租誰敢減，那個說，光說免擔還得擔。這個說，老靳來了是白打，那個說，老馬來了是枉然。這個說，這樣下去累死吧，那個說，咱們不如上大連。

正說着，閭長來傳莊長叫，又叫去，張莊街上把糧搬。

話說李金生，風言風語，這幾天聽說佃戶窮人們對於納糧出伙有些不大滿意，他心中暗想，我的辦法雖能瞞住上級，却瞞不過下面花戶，萬一他們傳說開去，走漏了風聲，實是不妙，趁着自衛團上張莊去了，不免無中生有，想個辦法，叫副村長黃正熙找着張相平，詐他一下，以免日後生事，却說張相平，本是自衛團一個分隊長，却是羣衆中的一個天然領袖。

張相平，本是佃戶心眼直，他生來，身強力壯性子急。他當了，第一分隊分隊長，對工作，熱心負擔甚積極。這一天，大夥都到張莊去，他因為，有點事情留家裏。大街上，迎面碰上副村長，黃正熙，劈口開言把話提。他說道，您上張莊運糧食，爲什麼，喝酒吃肉又吃雞？鄉公所，知道此事『不妥協』，浪費了，公家錢財那裏支？從今後，你們民伙要注意，咱村裏，湊糧湊款不容易。張相平，一聽此言心生氣，這真是，瞞天大慌把咱欺。今天我，非要查查這件事，看一看，到底吃了啥東西。

他這裏，賭氣就往莊頭等，直等到，天傍黃昏日頭西。出伏的，才從張莊回家轉，一聽說，大夥氣的了不得。這個說，咱們找他算算賬，那個說，非去問問黃正熙。這個說，咱們花錢沒吃他，那個說，自己掏腰還犯私。這個說，誰敢去上村公所，那個說，看咱心眼齊不齊。這個說，要死咱就一處死，那個說，大夥抱緊莫分離。張相平，一看大家齊願意，叫一聲，咱們就去莫延遲。

大家商議了一下，都說非算賬不可，一衆民佚跟了張相平，直奔村公所而來，到那裏一聽，李金生和七八個地主村幹，正在裏面喝酒吃包子，民佚們越覺生氣，照着村公所的大門，砰砰兵兵，一陣亂敲，李金生趕快問道：『誰呀！』衆人說：『你還不知道嗎？你不是說送給養的「不妥協」嗎？俺非問問「不妥協」在那裏？』

衆民佚，連敲帶打一窩蜂，吓死了，壞蛋莊長李金生。黃正熙，鑽在門後不露面，黃君明，藏在屋裏不出聲。待半天，才有人開門看一看，衆民佚，理直氣壯向裏湧。李金生，一看此事了不起，他又來，順手牽羊把事平。

他說道，此話是俺說錯了，到明天，當衆檢討行不行？

衆民伙，一聽此言沒話說，只是說，反正這事要弄清。

李金生，滿口應承明天辦，衆民伙，這才分散各西東。

第二天果然開了大會，黃正熙上去說三言兩語，就把事情遮蓋過去了，衆人一聽，更是不滿。

黃正熙，三言兩語說的輕，大家夥，更是發恨不放鬆。

這個說，趕快去找朱富勝，那個說，趕快去找張相平。

這個說，地主糧食沒有湊，那個說，爲啥派孫光找咱窮。

這個說，貪污的東西要拿出，嗓子裏，給他探上根雞毛翎。

這夥人，越說越說動了氣，齊又到，村公所裏去鬭爭。

來到那，村公所裏找村長，您想使，障眼法騙俺不靈。

俺今天，一定要來查查賬，就看您，攤派負擔不公平。

李金生，今天早就有準備，料想您，不識個大字稀扁鬆。

他這裏，大牙一呲裝笑臉，您大夥，要來查賬俺歡迎。

俺自己，口頭說了不作數，現擺着，四門大賬可爲憑。

大夥子，七嘴八舌算了一陣，吃虧了，莊戶腦子搞不清。

直算到，半夜三更沒頭緒，只算出，虧欠銀洋五十零。

金生說，這賬原來並不錯，大家夥，乾忙一夜白打工。

大夥子，見此情形發了楞，到底是，不趕人家心裏靈。

話說這夥人算了半夜賬項，沒算出頭緒來，面面相覷，毫無辦法，回來不免垂頭喪氣，相互埋怨一番。

這個說，熬了半夜沒合眼，那個說，這場工夫打的冤。

這個說，怨咱窮人不識字，那個說，怨咱不會打算盤。

這個說，反正賬裏準有鬼，那個說，會算找出來並不難。

這個說，明天咱上區公所，那個說，那怕他插翅飛上天。

這個說，要去咱們一塊去，那個說，發言咱們都發言。

這些人，正在越說越有勁，門外邊，來了八路工作員。

門外來了一人，此人姓馬，名萬傑，是縣裏一個工作同志，此人札實艱苦，深入下層，和從前來的老靳大不相同，他早已聽到風聲，說李金生貪污浪費，羣衆反對，又了解一下他們的成份，知道必有問題，今天特來找佃戶們談話，一到門口，就聽見裏面議

論紛紛，無非是算賬之事，他趕忙進來一問，衆人一見工作同志進來，起初都不敢說話，後來有知道老馬的爲人的，大家對李金生也實在氣憤不過，終於你一言，我一語，談了出來。老馬說：『此事不難，反正現在民主政府，鄉長莊長，都是民衆所選，只要你們大多數不同意，就免掉他，換咱窮人辦事，豈不甚好？』衆人一聽，又紛紛議論起來了。

衆窮人，一聽要撤李金生，打心裏，又是喜歡又是驚。

有的說，人家老頭當鄉長，有的說，撤換人家怕不行。

有的說，就怕沒人敢說話，有的說，只要有人打先鋒。

有的說，莊長再叫誰來幹，有的說，窮人辦事辦不通。

有的說，張相平吃虧不識字，有的說，黃一名算盤也稀鬆。

這個說，要不選舉朱富勝，那個說，要不選舉李平生。

大夥亂說一陣，後來就說，他利害倒不怕，咱們說幹就幹，只是改選誰呢？想了半天，想不出甚好主意，忽然有人說道：『爲何不選朱富勝當莊長，他是十八年老佃戶，受過壓迫剝削，爲人忠厚老實，又識幾個字，幾次鬭爭他都積極參加，我看別人都不沾嫌，這個莊長非他當不可。』衆人一聽，一齊拍手稱是，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